



□文/陈香梅 图/黄子涵

苗族服装：

挑染之间 绚丽如虹

走进七星关区千溪乡刺竹沟村，青色的瓦檐在翠竹之下隐隐若现，世外桃源之感迎面而来。不时，几个彩虹般的身影映入眼帘，百褶裙摆划出了优美的弧线……

在这里，苗族同胞们最出“彩”的作品便是他们身上穿着的服装。苗族服饰工艺精湛、造型独特，以民间艺术的形态存在，其绚丽如虹的色彩和精美的刺绣，被誉为苗族人民的一部“无字史书”。

五溪衣裳共云天，在刺竹沟村，纺麻织布依然是随处可见的风景。

做完一天的活，杨志英终于可以休息。她走到家门口，坐在织布机前拿起穿梭器，熟练地织起布来。漆红色的穿梭器在麻线之间灵活地穿梭着。每穿梭一次，她就拉动一下梳理器，布面上立刻落下一行整齐的“纬线”。

杨志英今年50岁，自10岁起，她便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纺麻织布。“织布时最关键的是掌握织布机上的竹竿、梳理器、隔线器、穿梭器4个要件……”她一边熟练地操作着，一边介绍道。苗族人便是用这布，做成了大领对襟短衣，配以百褶裙，穿出了色彩斑斓、飘逸多姿的动人模样。

织布机来源于手工打造。一把斧头、几块木头，即使没有工图，苗族人也能熟练地将其镶嵌、安装。

而线的原料，则相对复杂。麻线来自于麻的种植，5月，麻成熟后，便要割麻、剥麻、晒麻。晒好之后便是春麻，这是为了让光滑的麻皮柔软，方便之后的连接。此后，还要将麻绩成线放进草木灰水里煮漂，确保麻线均匀。

织布只是制作苗族服饰的第一步，布料织完后，才是真正展示苗

族人绘画、刺绣功底的时候。

挑花，即刺绣，是苗族服饰中最绚烂的艺术。苗族女子捧着雪白的麻布，手握一根引着彩线的绣花针，便开始创作，不用描底，不用看图。不多时，一些对称而颜色艳丽的几何图案、花纹便跃然布上。“苗族人挑花是不用描底的，描底就是不过关。图案都在心里，我们只是用线表达出来。”杨志英说。

相较绚丽的刺绣，蜡染则更显素雅沉稳。杨志英指尖捏着蜡刀，在蜡碗里蘸了蘸加热融化的黄蜡，再轻轻地用蜡汁在麻布上作画。不多时，一排“十”字形、“回”字形的图案便绽放在麻布上。画完后，她用蓝靛浸泡染色，再用适度的热水为麻布脱蜡。

“脱完蜡，把几块挑好花、染好色的布连接起来，就是衣裙。百褶裙在连接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褶皱，合格的百褶裙，褶子要有500个。”杨志英边用板子辅助折叠百褶裙边说。

苗族服装的美丽，是颜色的搭配，更是艺术的结晶。一套五彩云衣，从种麻到成衣，要经过一年的漫长时光。

唯独代代传承，手艺才不怕时光的冲刷，才能生长和发扬。杨志英摆出自己的作品，骄傲地说：“我的妈妈教会了我这门手艺，让我做出了很多漂亮的衣服，我的女儿们也都学会了。将来我还要将它教给我的孙女们，让她们知道我们苗族服装的工艺和美丽。”

蜡烟轻舞中，艳丽的百褶裙发着斑斓的光。



描花

段家大沟

□李光文

段家大沟，是花角村的一条山溪。也是老家全寨人的主要水源。它离我家老屋不过百米，是一条四季长流的夹皮沟。

称其为夹皮沟，毫无夸张成分。它两翼的山，高耸入云，壁立千仞，陡峭得无以复加，而沟谷却幽深得难以形容，看起来岌岌可危。再打个比方，若将大沟两侧高山比作一本打开的直立书册，那段家大沟就是夹在书页中的一条银色绳结书签。而溪水源头——大青山北麓的老虎岩，则是这条书签的发轫处。

若如此描述尚嫌不够具象，那就只能从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、沈周的《庐山高图》或龚贤的《深山幽涧》之类的古代名家立轴山水画里意会它的险峻了。

从地形上看，老家花角村坐落在大青山北麓延伸出来的缓坡台地上。它背倚大青山，面朝野马川河上游中段的黑塘沟。自东朝西，倒向而流的野马川河，流经黑塘中段时，便有两南北流向的大沟——

柜子岩沟和花角沟相继注入。它呈南北流向，从大青山南麓老虎岩下潺潺而出，一路沿山岩倾泻而下，途中不断汇集七沟八岔的地表径流，流量渐渐增大。由是便形成了这条常年不竭的山溪。

这条流程不足三公里的溪流，时而如锦如缎般铺展在裸岩之上；时而如素如练地跌落于百丈深谷；时而又潜入深林茂草，隐于石隙之中，一路欢腾喧嚣，飞珠溅玉奔泻而来。直至山脚缓坡，接近老家村子时，它才舒缓一下脚步，汨汨汤汤缓流一阵。可刚刚流过村庄台地，复又跌跌宕宕，朝河谷奔腾而去。

古人云：“山以水为血脉，以草木为毛发，以烟云为神彩。故山得水而活，得草木而华，得烟云而秀媚……”斯言不谬。老家花角这深

山谷地，也因有常年不竭的段家大沟而鲜活。山谷里的万千草木因它的滋养而葱绿，千顷田畴因它的浇灌而丰产，整个村庄因它的润泽而宜居，而富庶，而安乐祥和。以至于离乡多年的我，至今脑子里仍是关于段家大沟的满满记忆。

儿时，曾数次困惑于其来历。心想为什么不叫李家大沟，张家大沟，而偏偏叫段家大沟呢？尽管长辈们多次相告，因有段姓人家曾居此地而得名。可谁信呢？全寨子仅有李、张、雷三姓，并无一户段姓人家！稍长，听了诸多关于段家的传说掌故，又看了段姓大坟，才相信段氏确乎是这块土地上的先民。

在常人眼里，一条沟叫啥名字有何关系呢。可在乡亲们的情感里，区别大着哩。印象里，他们对于段家大沟一直存在着两种叫法。但凡外寨子的人，皆直呼其段家大沟；而本寨子的人，则一概略去前缀，简称为大沟。大略因为外寨人距离大沟较远，无法直接受享其恩惠，于是酸溜溜地沿用原称谓，以示大沟是段家的，并非我们寨子李、张、雷三姓所有。而我们寨子，家家户户直接受益。除人畜饮用，浇灌田地外，还可于其中浣衣涂被，泡澡擦身，打闹嬉戏，独享近水之乐。由是，便自豪地称其大沟，以示亲近。

准确地说，将一条山溪称为大沟是不严谨的。因为从“沟”字本意上看，其是指田间的水道沟渠等，古时还特指护城河。可段家大沟，无论从地貌、水量和流动形态上看，都不是一条沟，至多是一条淙淙山涧，或涓涓山溪而已。就这，似乎还可从宋人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上得到印证。范宽刻意将此画绘得巨峰耸立，下不见底，山涧中一线飞瀑直泻而下，山下巨石突兀，溪水潺潺，丛林茂密，楼阁隐隐，山路弯弯……如此气势的山



间流水，范宽都将其名之为“溪”。那段家大沟还称得上“沟”吗？至多称“段家溪”罢。

不过，于乡亲们来说，这种考究毫无意义。他们最在乎的是沟中之水。有水，才有生存命脉。要不，在如此的深山峡谷，从语焉不详的段氏，到如今数十姓共1300多人的村庄，何以如此花香鸟语，人丁兴旺？

若用朴素眼光回望童年时光，回望段家大沟，眼前便会时时呈现一幅幅关于它的质感画面：一条山溪汨汨北流，溪面波光粼粼，溪底卵石杂陈，溪岸芳草萋萋。溪水之上，一架简易木桥横跨东西，承接人畜过往，沟通着远村邻寨。

溪左畔，有清泉喷涌而出，流过覆满苍苔的青石，经石槽导引，淌成一缕白瀑。瀑边，村人叠石为台，供人歇脚解渴。于是常有路人放下行囊，临瀑啜饮，净手濯足。间或有顽童于其中垒石堵水，鬼游嬉戏。

溪东台地上，屋舍俨然，绿树成荫，三四十间椽屋，稀疏点缀其间，寨子里鸡鸣狗吠，笑声不绝；一条五尺道贯通寨中，与各家各户小径相连，直达每座庭院。

溪西为坡梁，一条羊肠道沿溪岸左弯右拐，上连青山，下接村庄，是寨里人的进山路和牧羊道。每到黄昏，干完活路，从地头归来的人们，便各自忙碌着与大沟相关的活计。女人忙着淘米煮饭，洗菜浣衣；男人则忙着担水喂猪，收拾庭院。孩子们也凑热闹似的忙着吆牛入栏，赶羊归圈。

哦，段家大沟，老家寨子的老水井，乡人生命最初的源头。此生，无论你怎么巨变如何沧桑，都无法拒绝我回望的目光。因为，我的体内，一直流淌着你的野性，沸腾着你的清澈。



请用 **文明**
尺子丈量自己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